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42

T. 9100/622

8

百川學海八

晝簾緒論
祛疑說
宋景文公筆記

官箴
因論

折衷外爵從政惟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曩湯以
論其煎熬債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米不可
高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

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身穉子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
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向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
博不敢易視歟諫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
昔鯉庭所執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書廉
結論以代郊祭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及傳傳
也而所就書者又特政之樞紐焉用是歎歎哉昔傳
談父子爲令並者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諸然則言語
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容必懸諸復出是編幸投之若
海云端平乙亥年暮吉日天台胡大初述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鑊湯以
喻其煎熬償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果不可
爲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

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
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
憚不敢易視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
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書簾
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
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啾啾哉昔傅
琰父子爲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
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
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行刑篇第十二
期限篇第十三
勢利篇第十四
遠嫌篇第十五

書簾緒論

盡已篇第一

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皆此焉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數吏貼吾循之奚忤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
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
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
講廚傳不必豐也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
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
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扼
衆人之姦詭已非易事況有愚暗無庸者一切聽可
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黜智能於不用甚則銜
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宦遊之樂遂至獄訟經年而
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
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疇
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

牘已備俛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
清心心既清則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
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
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財賦某色當辦
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
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
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
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
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
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
禍起蕭牆若何拯療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紵貿
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閭閻未易施行勿

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所不便在已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已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車以明斷為軌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為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城已矣誰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莫謁之餘便當延見

衿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已求見必置酒登延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效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為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即自攜酒肴妓女宴

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罽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

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

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
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
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
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敘役
與夫常平義倉之敘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
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爲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
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
無或踈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
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翻異乎有一
于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
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
次本州則視憲司爲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

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
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
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擒粹吏貼
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
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懇
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需覓
器用哀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史
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
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
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
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
賦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

督不然告寬轡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
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
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
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幙
郡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託宿餞稍有不奉承
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
易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裾撫橫生甚而
使長會聚之時譏讒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
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急寧
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
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閱牆之釁則家用不
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
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狹長以臨僚案僚案復
睚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和縣無州郡黜陟
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
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
俾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
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
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
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遞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
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讎隙
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

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必乎丞簿而下俸入極
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壓累月令雖不明支已
俸却或於官錢移易皆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
僚俸給湏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
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
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悟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
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悃悃無華肝
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問
謀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
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
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鷲狼戾者
或狹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謫長官之短或

樂受說者之言則將柰何哉今豈無假故疾病勢必
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眼亦有
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
視為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柰何哉吁此當以
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
之自有所不敢為以勢爭則意義日睽讐隙日甚或
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
圖者也

御史篇第五

人皆曰御史不可不嚴受賕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
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
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已

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炷香圖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哀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貲產者又孰肯為吏哉非飢寒亡業之徒則駟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揀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何為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庶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

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今或倚以為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官以為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曲為游揚使而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

觀望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為政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瀉靡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子有狀即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詐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却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

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為常事設若鬪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却如前之說置鑼於縣門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即引問與之施行若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覘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

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事異時究竟果涉
虛偽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
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
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
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
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
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
為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
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嚚之人
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為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
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
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

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實干罰此其當
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
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為
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
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
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
審責供狀待其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
應為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為令者
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
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
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
應為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
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
爲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
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
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直
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
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
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
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
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
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
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

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聲說以此
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
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
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
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
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
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狂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
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
其欲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
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

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
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園兩爭追會未
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
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
憂飽暖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
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
獄吏傳狀藁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
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
峻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
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
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
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

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
款僉署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
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
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
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
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
也在法一更二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
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各將誰
執況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
嚴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躬自檢察昔熊子復
宰暨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
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

之慮最爲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州縣獄多有頽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然罪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囚以飲水爲名將水灑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諸

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剋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四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踈其牕櫺蠲其穢汙使不至卑濕與滌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飾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疾患饑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柰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覲責

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
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
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
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
吏必實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
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
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覲欲早出而妄
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
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
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及及拷訊最不
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
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

數諺曰捉賊須捉賊捉姦須捉姦此雖俚言極爲有
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
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忤於心乎乃
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
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
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
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
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
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
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
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
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

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盡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復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爲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爲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爲首承帖拘催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爲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爲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爲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爲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干縣縣道合抱稅額籍

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塌廢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即具上或不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產稅簿點看如吏人富具而不具

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爲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時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曆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誦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當爾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

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爲三數引而常爲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爲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于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爲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入誰肯先輸乎此合責

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密若泛常引標成
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
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即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
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
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
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
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
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
圖一時且得抵睚數限逐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
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湏每遇追
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
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

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
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
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
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濫
罰無推攤抵睚之弊此則正本澄原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
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
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況望其餘裕可助縣用
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
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酷害之爾貼榜張旗勇
遶巷陌鳴鑼拽隊遍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

輒枷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趨率至於饑餓
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鬻酤密
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
十為群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統打牆圍無異於大劫
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
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
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
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行則典
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不則有罰官醞既多
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權禁不嚴驅之亦不
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
瞞隱爾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市

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
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
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
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
為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遁
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斂之
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
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又者
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千人等費用一切
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
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為本
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令眾候替斷

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衍孰
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
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
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
非法令所許若縣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
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
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訴理曲
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爲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
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
沒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
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
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
囑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陪終則箠楚
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
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
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
不過輟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
求免也況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舉行馴
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爲便昔有
持庾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
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爲均適而
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

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哀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掌管萬一虧折亦有青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爲之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簿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

則且差白脚仍爲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知委如差不當仰即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睚過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爲利害今之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妄訴之漸則所差旣當而民斯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
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剽奪若死者相枕籍啼饑連
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修興則當遣吏
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
官爲庸倩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
官爲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
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爲一甲五小甲爲一
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梆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
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
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挺災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
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

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戶量
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
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
而便民最爲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勢不暇乎他爲吾恐官之
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
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
成計貸過若干官爲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
遁逋負者官爲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爲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
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
糶但要有米可糶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

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兩年值
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爲災歉
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
放餼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
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
薦舉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太半者不知餼
金旣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
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
也今果能以恤民爲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
毋久繫不以科敷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
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
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
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況行杖者或觀望聲
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
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
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
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
之多徒爲行杖者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爲極典非
大過犯大愆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
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
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涂繫
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即從而訊決多

有斃於杖下者孰若徑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犯及盜不滿足者一為勢利所怵便與斷刺不知鞭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瘢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尉寨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饑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

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蓋我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酩酊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羸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闕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槌折手足尤為殘忍某事某罪國有彛章法外成人豈字民之官所當為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為總總一令之威無

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今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
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常
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
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
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
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
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
當給加牌不展引此牌引違則有大罰如勘錮如傳
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數用為尊一歲之中才
二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敢
於人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

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赴赴其去
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
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
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
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
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
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
過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答索者累累也其
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
十引追逮百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
必遭笞決於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一切稽違却遍
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為十違二三與十違七八被

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蓋役之者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立定規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違引一件與免筈兩件量加筈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一違八九則勘杖錮身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招人見到者謂之著到別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謂之躑申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視積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爲能其說曰貴者勢重熏灼而暗鳴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因連阡陌而指麾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劇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爲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爲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爲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非是則此風旣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爲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柰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

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
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材潤屋積粟
盈困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末嘗得罪
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
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陵轢
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
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
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
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
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狡行竊誣賴主家
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
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堯攬關

為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
奚辭追陪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
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與異避將之
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
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遇彼雖
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
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
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
然懼其持我疑其晚我思所以為防閑抑遏之道亦
非為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

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男子蓋已不便於此況出而
為政將正已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怠也而人或
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
我未嘗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
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
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
尚不可辨況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
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
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
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
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話甚久情好必甚
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

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打筆
甲乞我金若干當為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
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條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
已為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
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幸而受此
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觀
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且節
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
館客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
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
波而非藝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

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辟之語浸入於閨閫情
好稠密事體叵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柅者令亦何利而爲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
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
會聚只爲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爲簡也剖決公事
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
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
人擬撰判藁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
於公廳之側幕帟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
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
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盜賊鑽窺乃令分
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
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涉
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
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
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颺殆有不可得者若
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
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
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書簾緒論

愚守枯之明年親友陶雲翔寄書簾緒論一編來
曰子前二十載遺我先君使善治邑香谿者也我
謹藏不敢墜今子統邑七治之皆善不善子之事
盍還以淑諸愚閱之矍然既而劃然大笑有客在
傍從吏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與
吾寮案同歸於振職寡過愚所深願也敬聞命筆
吏尋以謄繕煩猥告乃傳諸梓實祐改元仲夏吉
日天台胡太初識

官箴

紫微舍人呂本中為居仁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
保祿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卜之援
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
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
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
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
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
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

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
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
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
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
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
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
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
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
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罪人早間在西廊

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
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
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
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
盡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
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
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允到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檢尸雖盛夏亦
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
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

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
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
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
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
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
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
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
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

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
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
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
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
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
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
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畏辟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

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寘於死地是也

唐元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元之數刺譏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元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諾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
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
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
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
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
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
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
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
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

祛疑說

易占說

雲

間

儲

冰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
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陰無字者爲陽
故兩背爲拆二畫也兩字爲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爲
錢之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
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
古者鑄金爲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
有款識也一以爲陰一以爲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
以著求爲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爲三彈丸各
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呵而擲之以盡老

少陰陽之變三九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爲三乾之九也三面爲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三天兩地之說也三九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九象太極之一也三三爲乾二二爲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之數而爲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數太衍之數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

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噐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爲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戶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
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
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
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
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嘗於
舟中以語同志朱子美大以爲然因著其法與好事
者同其用

辨脉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
之至也切脉之際沈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
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
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

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
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
指爲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
輕取重按之間爲五臟六腑之別切脉之法其說有
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繆
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
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脉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
說也夫男子婦人刑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
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則自下而
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陰主翕受而男子之
至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
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脉傳於氣形之間者

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
必有說旣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
分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
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
曰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
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
下男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
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旣受命矣萬物從上而
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
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
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
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

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
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
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
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
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
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
褚澄尚主為宋駙馬都尉察脉如神著書十篇曰尊
生祕經此其一也

辨針

陰陽家之說尚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驗
諸事折諸理而已地理之學莫先於辨方二十四山

於焉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用丙午中針則差
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東南者兩位有
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曩
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為是一以子午正
針為是各自執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
兩者之說亦各有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
明此事所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
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繼之曰針雖指南本實戀北
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二支辰以子午為正厥後
以六十四卦配為二十四位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
丙共之丙午之中即十二支單午之中也其說又有
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坎

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為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坎丙位則為丙時次午則為午時今丙時前二定之位良亦勞止因著其說與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驗適占本位耳

墨說

製墨之法取煙不過欲其輕遠而水之重輕膠之分兩隨時增減大槩不甚相遠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色發其光焰不知天下至黑何以加於油煙入藥一分減色一分耳惟當事治膠法煎膠之次恐其此也有藥以醒之恐其烈也有藥以敗之故藥去而

性存膠成而體不雜膠煙之外不用一藥此墨之所謂膠法也夫煙之所以黑者搗練之功也今之製墨者以手搜劑緩則燥裂一再蒸之已失其性况敢搗練千杵耶得製膠之法又能緩膠之性則入鐵石曰中搗之一二千下膠性如飴惟意所適然後作鋌出煙之黑色發煙之光焰未有過於此者區區秦皮紫草之類適為膠法累耳雅意文房者不可不知此理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

道家之行持即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為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

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
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
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採英
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驚取侮致
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符印呪訣不靈 祭將召邪

符印呪訣行持之文具也精神運用行持之玄妙也
感應乃其枝葉煉養乃其根本不知其根本玄妙而
徒倚符印呪訣爲事雖甚靈驗亦徒法耳蓋符印本
不能自靈依神通而感應苟得感通之道何假符印
呪訣哉彼時師不達深妙持將祭則靈之說以愚後
人遂使後學一意祭賽損物傷生召引無依求食之

鬼日至月增結成徒黨自謂驅攝指揮如意不知以
邪攻邪實有損於行持者之身也余自總角愛行持
傳授殆徧法書數箱印幾百顆意謂法止於此道心
堅猛天誘其衷忽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出數旬遂縱
橫於諸法中方知將吏只在身中神明不離方寸符
印呪訣皆符合之具也世之志尚清高雅意道法者
不可不知此理

呪水自沸 移景法

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爲故多
可喜之術余舊見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
奇之及得其說乃以猪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如
移景之法類多髮髻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無不見

視諸家移景之法特異及得其說乃隱像於鏡設燈於旁燈鏡交輝傳影於紙此術近多施之攝召良可笑也大抵行持正法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本無心於竒恠之應非如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聳動見聞也至於召雷而雷禱雨而雨此亦誠通物格之妙自然而已豈容以人偽參之哉

叱劍斬鬼

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灑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祕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劍會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

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爲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呪棗煙起

呪棗自焦

舊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其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呪撚之則藥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竒恠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

燒香召雷神

錢入水即化

向有行雷法者以夜遊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燒則

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
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
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
得其術乃用葶藶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
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託鬼神
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祛後
來者之惑

請封書僊

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多而牢其
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
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鬼拆書之術
耳然有挾此資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呼鶴自至

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
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
七字呪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犬有狐
狸等字方知此爲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說彼察
知不悅亦就辭去戲已無益况左道乎好恠傷生尤
非仁人君子之事

呼鼠 祛蚊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群聚久之遣去亦能
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夕相與處察其動靜
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
惟祛蚊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

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
微笑不荅想亦荷花之鬚耳

覆射

覆射之法甚多如覆命認錢之類無非暗號如左右
多少之類出於算法此不足道惟一法用七言詩兩
首括天下字凡有音者皆包羅而不遺兩詩各四十
九字分前後片前片四十九字內以三字分上去入
聲一字爲疊實四十五字耳此四十五字分喉齒唇
舌四音後四十九字總括諸韻合成反切故天下字
無不可知人但見其或擊鑼鼓或用片紙反覆以錢
不知其以四十九字寄倖於此也然可求者字之音
難窮者字之體必能通文理而後可學否則亦徒然

爾然立法簡妙不可得以智識推度因著此以廣好
事者之見

知術

欺世之術君子之未達者固多察之察而知其所以
爲邪足矣如知其邪而邪之非上善之用心也故余
特敘其術之大槩而不言其全正慮是也

邪正

人惟一覺性耳覺之一字可以斷疑情祛邪妄一雜
亂返真常人苟氣宇清明心神虛爽邪魅何從而入
惟其昏擾濁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
外邪客氣即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
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覺性易昏

惟誠以養之則明定以持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
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事其性天之神也

鬼神之理

世之論鬼神者有二持福善禍淫之說者泥於有持
萬法惟心之說者著於無不究端倪皆非至當夫鬼
神者本無形迹之可見聲臭之可求謂之有則不可
至於寒暑之代謝日星之運行雷電風雨之倏變倏
化非鬼神之顯著者乎此謂之無則又不可蓋天地
之間惟陰陽耳天地者陰陽之祖也神者天之陽精
鬼者地之陰氣陰陽者天地之妙用鬼神者陰陽之
變化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
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

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
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盱嚮攸召天
之一氣列而為清明之神主造化運四時地之一氣
鍾而為福德之鬼鎮土宇司一嶽如天一生水於北
水之精化為玄武位鎮朔方此天地自然之道豈驅
而為之哉鬼神者陰陽顯著之名耳二氣運行本無
形迹之可見固不可謂之有及其機微之積錯揉之
變則風霆流形妖祥示象此天地之鬼神也故聖人
謂鬼神之德易謂鬼神之情狀又其可謂之無乎鬼
神者陰陽之粹精也依氣而聚散氣者形之始也氣
聚則顯然成象氣散則泯然無跡本於無而出則有
出則有而入於無古人謂鬼隱龍匿莫知其蹤是也

夫幽深寥閔淪寂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推本則無也或見光景或聞音聲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者氣感而有也惟人稟陽於天受陰於地生神於陽成形於陰鬼神造化皆備於我特其體有小大故鬼神之功用與天地有等殊耳知此理則知鬼神之情狀

陽神陰靈之說

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坤不能運固也今山魃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

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天道不遠說

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後世或以爲牽合天固未必以屑屑爲事然殃咎各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證相爲影響顧亦可得而議乎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項強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常雨爲狂爲惡也况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兩失其

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為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以一身而察之則五事庶證之應蓋可以類推矣劉向五行傳直指某事為某證之應局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蓋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局以一證論之未為得也夫冬雷則草木華蟄蟲奮人多疾疫一悉使然景星慶雲不生聖賢則產祥瑞象見于上則應在于下如虹蜺妖氣也當大夏而見則不能損物百物未告成也秋見則百穀用耗矣或入人家而能致火飲井則泉竭入醬則化水和氣致祥妖氣致異厥有明驗天道感物如響斯應人事感天其有不然者乎如風花出海而為飄風山出

出雲而為時雨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每歲推驗若合符節天道果遠乎哉感於此則應於彼有此象則有此數乃不易之理也

神像所以靈

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風水之聚與不聚蓋人者具真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彼得風水之利者氣脉停止人心精爽得以依之此所以愈靈而愈興也其失風水之宜者

和氣不聚人心精爽無所依棲隨而蕩散此所以日
廢而不靈也凡壇場立於風水會聚之地而人心歸
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
取活蛇生鴉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曾腹此非助
靈之道實助其妖孽且知者不可以不戒

陰陽家多拘忌

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信哉斯言將盡從之則彼
可此否不勝其牽制將盡棄之則禍福顯驗有不可
誣者然則何為而可余為之斷曰大而緊者避之小
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從之背於理者去之如太歲
一星出也九梁會煞之類此大而緊者所當避
忌如蠶室太陰狼籍流財之類此小而緩者可以略

去不必盡求合也如歲位吉凶九宮飛白六壬之四
殺沒於四維六神制於六道遁甲之趨三避五逼迫
刑格旨意玄微立法深妙皆萬世不可刊者所當遵
用夫復何說如四衝所通忌活曜則取以為吉三方
實死法五符謂百無所忌不通於理烏可準憑論陰
陽者既知去取又當以曾中活法參之如金神惡殺
也其權司秋其位居兌正秋作之復值巳酉丑地決
不免禍如作於夏或值丙離權去勢衰未為深害即
此而論則活法可類推矣故曰安得圓機之士語九
流乎此太史公之微旨也夫人生天地間應變酬酢
未有不為陰陽束縛者烏可不知所趨避哉惟君與
相勢位力量可以幹造化贊陰陽鎮靖方隅制伏神

一社類說
十三
煞下此所不當忽也至於窮理盡性之聖賢得道心
空之高士離五行超物外天地不得違其機鬼神不
得窺其迹豈陰陽所能籠絡哉如此者又不可以槩
論而論限於此曰

辨身壬法

陰陽家多拘忌達者固不當一切求合然吉凶影響
要不可廢如酒醋遇弦而生涎糟醬遇潮而作湧雞
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鵲避歲君燕避戊己一炁運
化萬物莫逃人亦天地之一物豈能獨立於陰陽之
外哉自羲和之學失其世守而文字之傳或多剽切
世罕精於此道如造作一法人所當用大要先論身
壬之法則大不可曉夫所謂身壬者陰陽二命皆起

於壬也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
回故十歲起亥陽命遇丑而返陰命遇酉而回舉世
用之殊不察理之所在其法一十起亥二十在丑三
十在子四十在亥矣今逐年行運二十九歲在卯四
十乃在寅寅與亥相去四位一凶一吉何去何從先
賢立法宜不如此之舛且戾也惟朱子美家藏祖
祕書得其全法頗合於理未嘗語人其詩有曰陽遇
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回跳過三宮雙女位一
年一位逆歸來陰遇午申為大利陽逢寅子永無災
得此全法乃合身壬之運其流年所至悉與起數脗
合如四十在亥流年四十亦至亥並無舛舛乃知剽
切之學誤天下後世多矣此大而要切者其踈繆且

如此況其他星煞乎大抵吉凶星煞不外乎數此法自壬而起壬水數一故起法悉本於一運於三而成於五合三五之一之數以為用此所謂身壬之法也立法而不本於理不合乎數吾未敢以為智者之翻法也在陽命一十起亥二十子三十一丑三十二起子三十三在巳命順至子得四十四陰命逆行一十起子三十一位而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鬪訟原其起法以四位求之常值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罡乃天之惡神巳位屬蛇有醫人之毒也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此小害遽廢良日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乃

行他位值之不必盡避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八卦未畫數泯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午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為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陰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為水

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午
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爲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
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
至子子逆至卯極十數而爲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
逆至申極十數而爲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
極十數而爲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爲殺數積
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
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三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
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
禍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
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爲殺者先天
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爲三十
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爲四仲之正殺寅申各
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
酉是爲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
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爲四季之正殺
此壬申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爲貴人或者
謂當以甲戌在牛羊云云庚辛逢馬虎爲是兩位各

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
 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為正此
 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
 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
 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
 貴順布甲在子甲與巳合乙在丑乙與庚合丙在寅
丙與辛合丁在卯丁與壬合戊在巳戊與癸合午為
 對衝則虛之巳在未巳與甲合庚在申庚與乙合辛
 在酉辛與丙合壬在亥壬與丁合癸在丑癸與戊合
 十干順布十位巳周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
 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為
 申之衝則虛之巳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

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於子申何
 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黃中之合氣
 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
 故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黃白之術

世以黃白之術自詭者名為藝客又曰爐火小則輕
 瘦金銀以為糝制大則結成丹母名曰遺頭持燕雀

不生鳳狐兔不乳馬之文以證用母之說或切其真
母易以他物或制而為匱以邀重謝凡水銀入匱必
食其母以成寶再三為之母氣既竭金銀已盡則水
銀為煙焰之歸矣或有用汞以取銀之體用藥以食
金之色養火見寶名曰隔窻取母或以金銀為鼎器
實水銀於草藥煉不而成寶名曰玉女翻身或以水銀
膽凡煉於鐵鼎食頃成就然其體似銀則色黃而體
頑似金則體堅而色淡似銅則質潤而色鮮蓋水銀
食鐵之英華以為體膽凡變鐵之顏色以為黃自謂
轉身便成真寶未有不為所欺者如葉荷之有水銀
灰莫之有鉛錫皆在七十二種龍牙草藥之數此又
爐火中之可觀者下此皆無足道不欲詳述士志於

道幸勿於此加意

燒金煉銀

道家有金丹之說故學者多以煅煉黃白為事不知
金丹者人之真陽乃向上妙道借諭為金即禪宗之
所謂金剛不壞身取其不生不滅永劫長存具不漏
之體也丹者乾為大赤純陽乾金故號為丹豈徒以
黃白為事况黃白之術神僊用以助安貧樂道之士
今志求黃白者心已貪甚豈肯授此以遂其貪哉借
使得之日成萬兩何救於生死大事况復不易可得
遂使設欺規利之徒投其所好多致敗家不思彼有
是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又何待以傳授資身也大
抵志於黃白者已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哉

硃砂體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齒之類煨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黃之類則可以補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理每得一方守以為法歲月浸久所收既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藥煉之無不適用每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為服食之助老於煨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服丹藥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慾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

書述其功效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之無疑不知其為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嗜慾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尅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為君腎為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况心不外役火雖盛而不炎以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彼嗜慾者水竭於下火炎於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渴而不得行况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為消渴凝為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絕慾惟當助以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為補助實戕賊其根

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炁

兩儀立天地之體一炁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陽生陰殺貫乎乃有受其正氣則爲人冗雜之氣爲異類莫不有雌雄焉原其受氣之初闢炁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藏所載以龍吟虎嘯不後不先爲結胎之始以精血相包處內處外定男女之像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蓋有自然而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靜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此及其死也亦然某日而死則受某日之殺氣此理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焉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

死者之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死者之左足鉗而向右雌雄煞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鉗豈非生殺之炁貫乎萬有而著見於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而可見者莫八風若也是故春而南風則雨夏而北風亦然八節之日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炁行乎其間風其發見者也嘗觀圃人當春之接花木一值南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氣應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蓋亦謹闔闢之機以全是炁之正乎不然則中立於兩間何所恃而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龜卜說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叙稽疑之疇太更著龜筮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世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兩曰霽曰蒙曰騫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於開俛大觀其首足而兩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靜首足於直而已小得大遺莫詣其奧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己庚辛居戊己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

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財爻金克木也以丙丁爲官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己鄉爲財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尤爲合理而又有

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騫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刻漏說

自古刻漏必曰壺大幾何受水幾何又有水重水輕之別渴烏之觜吐水如髮惟恐不細向製此器以備

火候之用出水入水為製不同大抵一塵入水渴烏旋塞未嘗有三日不間斷者中夜以思忽得其說但使渴烏之水大如中針則小小塵垢隨水而下不復可塞不過倍受水之壺而已製器一成不復間斷深思其故始得其說因著之以傳好事者

大五行說近世謝黃牛作大五行歌附會不經曲為之說不足取

向為先子卜地徧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大五行雖郭璞元經亦守其說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謂莫曉其立法之因既無可攷之理古今豈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蔣文舉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為水丙丁巳

午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又有蜀中一家謂是希夷先生之傳亦以子亥為水巳午為火與蔣說同而獨以壬位為火其書則闔闢八卦消息律呂其行山定穴一以卦象律呂為本上生下生如黃鍾用林鍾之類是也年月日時則用卦氣生旺如辟乾候大有之類是也其學行於東川為書十篇卦爻律呂之用有陰有陽有消有破有生有合其立法雖與蔣氏不同而五行之說甚不相遠然則大五行之說果可廢乎可得而廢則古人何以更相傳襲而用之於是深思其理求之太一統紀之數而不可得求之皇極先天中天之數而不可得求之後天化合五運六氣之說而不可得反而求之卦畫於

是得其說焉分列于后庶幾易見

乾卦納壬甲 乾為天天一生水

水 戌壬戌水子坎正卦寅甲寅水甲屬寅
辰壬辰水巽壬辰水申甲申水辛乙屬酉

戊屬乾自戌順一周匝至辛而極乾陽極而變

坤故辛納乙

坤納乙癸 坤為君火

火 午離正卦丙乙巳火丙屬巳

乙坤卦納壬乙亥火壬屬亥

坤用乙而不及癸者六癸皆不化火也癸却自化木

木 卯震正卦艮癸丑木艮屬丑

未癸未木巳巳木

金 酉兌正卦乾庚戌金乾屬戌

亥辛亥金丁兌卦納甲

土 坤本宮正丑辛丑土

癸庚子土庚戌申土庚屬申

木受坤化終於巳之陰土

土受乾化終於戌之陽土

乾用壬申而生水坤乙生火而癸生木各主八位乾

坤用足繼以長男長女庚辛運化金土攸定五氣迭

布造化之功備矣本以卦畫象數參之六十甲子始

得窺其立法之端倪不悖經旨允合象數後有明者

不易吾言矣

大五行出於乾坤者十二位出於六子者亦十二位

合六子足以當乾坤之數蓋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合
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足以當乾坤之策也但郭景
純所載未本屬木而金土木各得四位故山家五行
篇曰癸丑坤庚名稼穡艮震己未曲直瘵今皆以未
屬土殆必有所據其理亦通木三金四土五是也然
一為數之元總攝八位可也火何以不二不七而四
耶二說未知孰是將以質諸專門之學造理之士云
山家五行郭景純既以名篇又於葬元一篇論坎坤
水土之山則曰崇土益申長生位也及論艮山則曰
崇土益亥非木之長生乎論巽山則曰崇土益申水
長生也此又景純筆之書而用大五行之明證也
醫書有左癱右瘓之證人身一氣脉也一息往來骨

節毛竅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瘓
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限界使左之
病不得右而右之病不得左耶夫五臟皆一而腎獨
有二左為腎而藏精右為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
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氣敗者
必右瘓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
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為
精壬火為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
青龍丙丁配朱雀庚辛配白虎壬癸配玄武戊乃配
勾陳己乃配騰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己故五行而
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
理尤明甚

胡汝嘉歲本論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爲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爲來年向因先子葬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于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爲正夫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堂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

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爲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爲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曆者知之

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因論

夔州刺史劉

禹錫

劉子問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訊忙

嘆牛

做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鑒藥

劉子問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馬而美肥輒者造馬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諸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穀乖
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
之囊索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
曰服是足以瀰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瘳絕
馬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閔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嗇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益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徇旣效猜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
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叱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躡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
忙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
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梁人皂人穎入之通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暘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
之歟碩鼠亡歟瘵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問釁而武臣頡馬枚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
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蚌其賦民
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
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
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鉅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
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
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
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先後曰民黠政頗湏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
政亂湏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
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
何足之病歟今叟觶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
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
儻車以自給嘗聞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
掣以回之叱以從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輒不債
及今廢矣顧其口凡雖傷而膚尚脂以畜豢之則無用
以庖視之則有膏羸伊禁焉莫敢尸也南聞邦君饗食士
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齏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
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寔且無長物

願解表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慨然而哈曰
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
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表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
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
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
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
秦五刑具長平歲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
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
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
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旣釋紼纒榜人告予曰方

今喘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
櫛以室之灰以瑾之麩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
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
用獲濟偃檣弭權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
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
爲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不窾隙潛澍渙
然陰漬至乎淹篲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
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鄉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
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
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鄰行吳君忽晉
宣戶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

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紉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瓜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輩咸頌其體毅其容動睛擘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丞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綯鏟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傾者徙巨石而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

有客悱然自奮白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袂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駢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刃利要歲計而韞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糝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活于肆肆之駟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兀下覩之周體眙然視聽然笑旣而扞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竒精妍態宛々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蕪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于常日須其齒備而氣振平聲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閑次可以鬻千金裝也聞言竦焉遂倣其僕蠲其皂筐其惡屨虫其溲糞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燥之拒韜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柢以櫪策不知其籥雲耳昔之噓吸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頓路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上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殺皮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溢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

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馬面不能罷頰髮不能稍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疎歸如復瘳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格圈待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講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荅云已之被病也兀

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而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因論終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勸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為初月王珪

為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

政音月為端月以正音為正音令乞廢正征音一字不

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

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

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首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

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胠肱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胠肱後訛為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為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禼絜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鴈絜以首大如鴈故云釋一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藥染之可用辟蟬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

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徃徃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擣辛物作壘南方喜之所謂金壘玉膾者古說壘曰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六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

腥不可近官以為鮮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

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

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噦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義叟為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

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

集韻曰庸奈屋不平也庸奔模切奈同都切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

廷音皆作廷音故廷中廷爭柄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皆作假音朝請音皆作請音齧音爛脫音皆作脫大守音符音作守周身之防音齧音為防廷尉音評音去聲為評中音鞅音與為中興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為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檐荷之具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

音如舟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之雅古以車音為車音漢以來乃言車音俗

語則曰車音則今語為雅

今公私文書以勅音為敕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力為

劬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後人以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奪奮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臯分澤外獵化為獍音葛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竒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

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似之末年尤

奧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
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
巧於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
品目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
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
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
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
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
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
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遠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
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
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
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
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
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
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
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穀紋
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
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自生熟不盡於前王

宋景文公筆記上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
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為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
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
為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之為公
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

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犖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土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櫛梨之臧者今櫛與梨絕不類恐玄所指非今櫛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頌撰朝覲壇頌有乚虞氏字館閣校讎官輒點乚字側云疑不知乚即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

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爲說文
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
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
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
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
音俗以朴爲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
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詵之訛以玃易巧矣予見佛
書以言辯字多作詵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爲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

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公爲
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
不同聖賢尚爾何必爲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
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𪚩音由呂得
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𪚩字也

鳥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鷲名借鳳爲朋黨字棚
鷲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竒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翳
竒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翳後予得江南本
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
人不之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鷓音介字當作鷓此通用耳鷓雀大而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載鷓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鷓字作鷓鷓亦音芬鷓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雠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樛之爲壽張今案此莫如

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忽聞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琊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爲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艸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爲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

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
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
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想離
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牢
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鷦鷯之先鳴師古鷦音大系
反鷦音桂該案蘇林鷦鷯音殄綃又挾獠狂該曰
獠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
作臯揆臯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
臯搖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圍謂之陸黃圖
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瀆該案灑沈菑而
呀壑瀆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蹌蹌入西
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蹌蹌騰貌該說啾舊亦作愁
韋昭音裁臯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
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為据云稽顙樹顙扶服
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韋本
作梨顙樹顙梨顙顙擗地樹顙顙觸地也今作稽顙
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
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第如輻輳之衡
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
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誤為十三卷顏曰

譔與撰同該案字林譔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尚
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
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
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
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
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
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黑醫黑肩牛蟲犬子今不以爲雅迎猫爲食

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讀避俗也莊子曰
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
騾也如此語麓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
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
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
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
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
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
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骨髓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
何以得立為一家予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
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
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
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
為玉為金坤為牛為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
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
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
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
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
為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
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廢之賢者不
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
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
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
叙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

小疵予以為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丞相以為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

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為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為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

唯劉備為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或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美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為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姦足以自文故平帝篡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愁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

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
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
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
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
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
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
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
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
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今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
未必圓顛方趾耳臯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
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
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

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
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
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
上帝柰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
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
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
何謂也對曰以爲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
萬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公挈天
下納於仁壽若奠器在墟以其成功次之歌詩轟然
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
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

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
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躩踞躑躅然連
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群瞽在廷百工鴈行
而獸參其間吾以為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為不
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後吾言以
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豐闡然於堂
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不肖
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鄭

公如是而國為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
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
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鷹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
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
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閣於莒鼠伏而不敢
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
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
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
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
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

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培妄以無脩無證爲極若曰無脩乃脩也無證乃證也雖脩而未嘗脩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劍言之癡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滯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

者無今古華戎若符蔡然

堯之四凶今之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也

蜀人謂施師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劉在新中入張韻留宴汾陰西入先韻直取

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居易
用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佶音麒袍雪擺胡用鶻
音騰衫紅攔干三百六十橋用謹音等徃徃有之晏
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俊當如用字
春秋霸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
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爲歟耶之比不一音孚鳩反
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爲鄼侯霍去病爲驃姚將軍
今學者讀曲逆爲去遇鄼作鹺驃爲漂遙不作本音
何耶

古人自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
則可矣蹈道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爲潔三軍之士粲
然皆笑粲明也知萬衆皆啓齒齒旣白以粲義包

仲尼居三蒼作尼說文作尻

亘從二間舟𠂔字隸改舟爲曰何法盛以再一爲舟
航字

宋景文公筆記中

宋景文公筆記中

臣得其一則其體無不備矣夫臣之有為萬物自歸
臣之有為萬物自歸

宋景文公筆記下

雜說

君得其健強陰戢戰臣執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
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
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於生方道主於成天君
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為以臨臣之有為萬物自歸

上逸於制下勞於事百度乃治無為者非謂塞吾耳
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悶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為

之內不為於有為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
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為內

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
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資則跌材已窮加如任
則敗是爲外振其領群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
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
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已力以獻功於上臣
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
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
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
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治五國大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
甚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

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納
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
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於腹當封
吝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鬻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
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
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
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
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
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

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
不勸者農也穴恐當作穴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柰
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
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
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
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
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一字無百足不僵則附者
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
一作君禮

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於治亂在
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柰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
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
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饗熟柰何曰是直事有工
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
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
南柰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
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筆之則服西
北柰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爲人
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推以真偽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則強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醜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輿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

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惱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橐矣一作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

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翽師於孟津之濱宰詒掩

夫差之目勾踐噤笑於會稽之謙一作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眄勢不兼也

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髻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

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寢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為國者審所樹而已

鶻鷓鳴春蟋蟀吟夏蝟螿喝秋螿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為吾之力毒之為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軀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多君戶將聞

父慈於箠家有敗子將礪於鉄士乃忘軀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罅姦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既震卒騰於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利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殛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饑耻則去之
厲賁亂屢厥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汙群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正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圃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真贗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贊漏
拙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糜於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臣
黨與成群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耰而對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
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
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睿吾識者詩書也入以
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
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
終無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尚清
淨柔弱聞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爲爲
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
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
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
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
麥大多所譬諭合群迷爲真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

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
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
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濯浣之鶴氅紗表
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陰陽拘忌棺用雜木
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
而已吾之焄然助助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
腐敗者合於黃墟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
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盞酒二缸
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列
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

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
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
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賄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
冢上樹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
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
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
是以吾為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繪布纏棺四翼引
勿得作方相備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
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祁之為名宋之為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
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先子

右銘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 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
後不得妄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
孺兒未經任子此以諉莒國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
矣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
以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舉
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
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
爲信於事爲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
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
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

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
彼應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
爲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爲
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曾中
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宋景文公筆記下

右筆記三身以數本參訂粗少舛午景
文公議論攷據精切如此然前輩猶有
一二可疑如骨蔡字蓋槁字古作蔡嘗
飾以骨故曰骨蔡後世吏文略去其又
蔡朶二聲相近故譌爲朶耳鮑照因武

罍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
古犁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核
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
水經註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
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
撰定者去聲旣出朴字蒲侯切入聲又
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
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壑今謂卯本柳
字又何耶術旣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
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
李衍謹書

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旣出朴字蒲侯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壑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術旣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李衍謹書

